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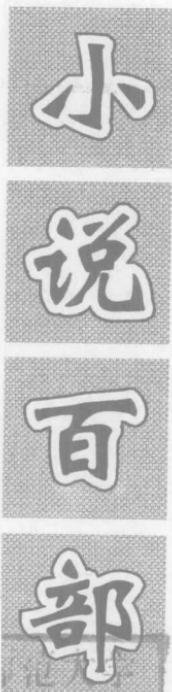


小说百部

私家秘藏



私家秘藏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九十二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再
生
缘

第三十一回 奖功臣并赐良姻

诗曰：凯歌旋唱奖功臣，侯伯王封并赐姻。

可惜奇英婚友鹤，东平忠孝恼慈亲。

话说诏书下来，拜郦君玉为保和殿大学士之职。孟嘉龄草诏的，即时来梁衡贺喜。司马宵来歇外轩，先书谢表在窗前。略耽半刻抬身起，梳洗方完报录宣。相府家丁飞入院，欢呼挤满听槐轩。

啊唷姑老爷，恭喜拜了保和殿大学士了。郦相闻言喜气生，沉香椅上便抬身。回呼荣发敲云板，传稟夫人给赏银。年幼亲随心大喜，跳起来，云牌大叩响连声。里边侍女慌忙问，知得升官又不轻。个个欢呼朝内走，人人踊跃入堂行。言不断，笑连声，先报梁公夫妇闻。丞相夫妇原坐候，一闻报喜大欢欣。齐出座，笑连声，光叫那，总管称银赏众人。仆妇丫鬟齐踊跃，纷纷又进入内庭。

却说郦明堂拜相，天子又命官赍旨到来。二相谢恩已毕，送出钦差入内。梁相夫妇因前曾见天子面许，故此合家坐候。素华方共柔娘德姐打牌，闻报不觉又惊又喜。素华小姐喜非凡，德姐柔娘着实欢。个个笑生红粉面，人人喜上碧黛山。王姬撇下三个人，柳氏丢开一对天。乱掷牙牌齐告退，弓鞋飞步报花园。夫人即起称银两，喜喜欢欢发赏银。然后登堂问父母，大家一众贺声连。柔娘德姐回园报，庆贺堂中喜万千。

话说柔娘回园之时，已有丫鬟们稟报过了老封君。老太太欢喜得谢天谢地，俱穿吉服出来。内外家人男女，就叩贺了郦家二



老，梁相夫妻，并相国夫人梁氏，一衙中道喜过了。天色微明，早报翰林院孟嘉龄拜贺。相国明堂喜气多，心中感戴圣恩高。年方十八登丞相，只比甘罗减半毫。

咳！我乃深闺女子，怎么奇奇巧巧忽有今日之荣。连中三元入翰林，飞升兵部到槐厅。胞兄草诏余为相，会榜同年尚未升。况又我身还是女，这一番，惊人事业算奇闻。少年相国深心喜，送出钦命面君王。分付二人齐谢圣，大轿高抬出正门。圆顶黄罗飘宕宕，官御执事摆班班。彩旗蔽日天花乱，朱棍拖街百姓欢。前后围随真显耀，东西吆喝果光明。居中金顶青纱轿，端坐明堂郦大人。金翅纱貂容冶丽，紫袍蟒服貌精神。手斜牙笏龙袍袖，好一位，年少风流相国臣。当下入朝来面圣，直趋丹陛谢皇恩。君王面见风流相，笑欣欣，喜动天颜赞一声。

啊唷妙呀！郦卿为相，真不愧江左风流也。如此才能如此容，正当十八到三公。愿卿家，设屏听事行新法，愿卿家，开国延宾仰古风。相国精明如朕鉴，你须当，进贤去佞在朝中。少年天子殷勤训，郦丞相，抱笏三呼下九朝。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谢圣君大训。体沐恩叨念下才，策名飞步到三台。微臣身受皇恩宠，敢不精忠尽此怀。尸位素餐心自愧，臣只望，多延良士列金阶。明堂言罢三稽首，靴踏丹墀退出来。广袖香飘横象笏，朝衣日映出天阶。东华门外方登轿，唱道悠悠到往来。但见那，金顶鱼轩起得高，风飘宝盖走滔滔。一临内阁该员接，郦相升堂会百僚。大众京官齐进谒，人人打拱与弯腰。蟒袍作队威仪重，纱帽齐班礼法高。肃静俱皆垂手立，端严不敢展眉梢。少年相国东西看，一欠身子道事苗。

啊，各位年兄，下官叨蒙圣恩特授相职，今在阁中供职，全仗各位年兄协力，以办朝廷之事。诸官一口应声同，敢不相随在阁中。钩旨下官齐听谕，年兄等，任劳推逸理方公。少年丞相夸声好，这叫做，身受皇恩要尽忠。言论正冠离了座，诸官遂出小



三公。明堂上轿回私宅，大小京官唤弟兄。

列位年兄，鄙相到任，须要小心仔细。言刚语直有才能，貌美心严服众人。今后必须常到阁，恐防参革奏明君。果能办事无差误，少不得，内阁还能保荐升。不表京官担恐惧，且言相国转家门。

话说明堂回府，只见府门外歇着一辆七宝朱轮，排着两行执事，门公捧了手本上来稟道：启相爷知道，武场的门生老爷们已来过一半，都说叩贺大人。武忠王、华亭伯、平江侯，亦各道喜而去。只有忠孝王迟到一刻，此时正与相爷在厅上坐谈，说务必要等相爷下朝首贺。少年相国笑微微，下了鱼轩进门内。忠孝王爷忙出座，深深施礼正龙衣。

恭喜老师大人，门生叩贺。风流相国急忙扶，说道是，有失恭迎失罪多。今日圣恩加宠眷，算来还伏赤云都。年兄若没安邦手，下官是，错荐庸才姓字无。托庇诸公加福庇，我方能，今朝拜相受恩波。东平千岁躬身对，这还是，天子提携奏凯歌。若没老师相保举，如今的，封王贵显却从何。言完告座移交椅，一道香茶来献过。忠孝王爷辞出府，少年相国略延俄。

却说丞相送出忠孝王，又有许多同年门下，接踵而来了。明堂应酬倦乏，片刻难闲，一到下午时即命门上致意，凡有道喜的登门，都不须通报，改日亲自回谢便了。分付已毕，方叫荣发摆下座位，将父母、岳父母一齐请到厅上，自称十八岁拜相，托赖岳家提拔之恩，父母教读之德，一一拜谢。合家欢庆喜非凡，片时间，家宴排齐举玉觞。珠帘掩映遮烟树，宝炬光华照画堂。十八之年能拜相，果然爱杀好东床。康君夫妇无边喜，儿媳承欢大快肠。次日明堂冠带毕，纷纷贺客集门墙。文官武将俱来过，鄙君玉，四面相回答拜将。武宪王爷请贵客，亦皆各上谢恩章。监中赦出亲和眷，都得相逢诉曲肠。领下库银等匠作，择期要，大兴土木在京邦。内城起造亲王府，坐北朝南是吉方。友鹤拜盟情



义重，愿为邻舍造于旁。兴工动作非凡速，且表风流小帝王。

话说元天子发下上谕，看过了武宪王谢表。闲散无事，便到太后宫中请安。老娘娘执着君王的御手，叹口气道：皇儿呀，这是国家的洪福，又见天下升平了。少年天子口应然，民若安时国亦安。伏赖赤心文共武，人人为我定江山。今朝得见慈颜喜，儿甚感，鄙相明堂荐大贤。不但英雄齐奋力，且兼女子亦当先。长华卫女齐来见，母后当时可细看？马上杀人经大敌，看她们，容仪毫不带凶端。君主称赞双奇女，太后娘娘含笑言。

啊唷，正是，那女候、女伯好两个绝色的佳人。勇退番兵有大功，果然闺阁出奇英。仪容端庄如妃后，言语聪明是贵人。闻说她们犹未配，官家何不早调停。中宫已歿刘皇后，何妨在，两个之中立一人？况且征东诸将帅，结为羽翼已齐心。皇家稍有相轻处，必定忠臣变佞心。况复他们俱一室，少年天子易欺凌。立其爱女为皇后，骨肉相关不异心。再者健才刘国丈，欺心不法太伤伦。皇儿如若心偏护，皇甫门中有变更。一统江山难得掌，相机行事好为君。成宗天子连声诺，含笑开言欠欠身。母后呀，平江熊浩正青年，其妇初亡未续弦。儿赐勇娥为继室，从公判断好姻缘。女候女伯惟侯在，未向亭山其父言。圣母若然观中意，儿当立刻谢亭山。但愁此女曾为将，只恐她，不服宫帏法度严。已故中宫情性顺，又遵妇道会承欢。虽多暗忌嫔妃等，却未尝，任意胡为动了蛮。杀将斩旗皇甫女，召来只恐不如前。如其有法从公治，伊父全家心又寒。若为此情容忍过，长华仗势更当权。因而忖度难成事，惟愿娘娘出训言。太后闻言微点首，重携御手道情端

咳！皇儿呀！正为长华厉害，所以要纳入宫中。初入宫帏不可轻，广加敬礼广加恩。频将忠孝殷勤渝，再把奸佞比并云。彼如听时名望重，自然蓄志做贤人。刘门父子严加治，这叫做，打草惊蛇计可行。皇甫一门观榜样，自应悚惧用忠心。明君治世宜



如此，惟要皇儿早处分。天子闻言称领命，欣然就要下纶

话说元天子因听太后之言，龙心已决。遂下一封玉诏，钦差文华殿大学士梁鉴、龙图学士孟士元，往武宪王寓内议亲，即行复旨。二相当朝奉圣宣，飞骑宝马不迟延。当空羽盖团团罩，摆道旌旗宕宕翩。一到尹府人急报，武宪王，正门大启接朝官。只见那，中门开处一重重，香案高排接宰公。皇甫亭山身俯伏，孟梁二相立当中。当堂开读君王诏，原来是，要召闺英立正宫。皇甫亭山无抗逆，三呼万岁谢天荣。

陛下呀！臣女愚痴未足当，敢蒙齐体并君王。已加上位叨恩极，复受天家雨露长。今日一封丹诏下，定期当送入昭阳。亭山再拜三呼毕，二相趋前把礼行。

啊唷国丈大人，恭喜令千金就是皇后娘娘了。忠孝门风独占场，女为皇后子封王。这般富贵人间少，方叫做，恶者冷时善者昌。皇甫亭山忙称礼，此时圣旨供高堂。传请夫人小姐出，更及东平忠孝王。玉诏下来加宠渥，合门望北谢恩光。云牌三叩方才罢，小姐夫人已出堂。香气袭人风细细，珮声随步韵锵锵。齐登红毯行臣礼，并正宫袍谢圣王。拜罢起身方退步，东平千岁已参将。随移香案居中供，尹王妃，笑挽千金转后廊。

话说尹王妃谢恩已罢，同女侯齐入后堂。只见尹御史夫妻，兰台姊，及女伯卫勇娥，一齐正衣恭候，两下里，还跪着仆妇丫鬟。一见来时往外迎，合门宝眷口称臣。尹爷进跪袍铺地，祝氏行参袖拂尘。公子千金齐叩首，勇娥女伯急躬身。三呼皇后千千岁，惊动登舟拜雾人。

啊唷，舅父母，表姊弟，奇英贤姊，快快请平身。至亲骨肉有何嫌，休论君王国礼严。舅父舅娘俱若此，令奴心内怎生安。女侯言讫言声请，已受王封礼不还。尹氏王妃忙请起，众皆随入画堂间。

话说女侯一进内堂，外边二钦差已去复命。武宪王父子随后



进来，要行君臣的大礼。长华侧立说休行，虽受王封是亲生。国礼不当家礼可，况奴犹未入宫门。今朝主上加恩宠，愧只愧，得罪爷娘与长亲。忠孝王爷和父母，俱是略跪便抬身。合堂作贺齐齐毕，皇甫千金西院行。归到集云堂内坐，深藏绣阁隐芳形。三餐俱在房中进，不至前堂二扇门。祝氏夫人和小姐，朝朝一次请安宁。若然皇甫千金出，合府之人总跪迎。因此长华难尽礼，惟差女伯致殷勤。玉诏已传迟不得，武宪王，夫妻料理女成婚。

话说武宪王夫妇竭力治办妆奁。有那些奉承显贵的官儿，也有送珠宝的，也有送金银的，也有定制了彩凤冠送来的，也有费重价买了绣龙袍送来的。就是刘侯门下干儿，也个个乘间奉趋。送的明珠彩缎，白璧黄金，都是用的东西，好不体心贴意。这一番治办妆奁，尽是满朝帮助，至于自己家中，不过略略加添而已。乌台府内好匆忙，官宦家中陆续行。四盆八盘俱送嫁，珠冠玉带共添妆。争夸富贵人人善，赌赛丰盈个个强。礼物纷纷收不尽，自家毫不费心肠。慢谈备办妆奁事，且表成宗小帝王。

话说元天子闻二相复命，已知女侯亲自谢恩，不觉龙心大喜。准于七月十一日行聘，十六日迎婚。太后欣欣喜不凡，亲临宝库选奇珍。至期大奏钧天乐，梁孟二公押聘行。百姓扫街填赤土，军民绕户挂红灯。内官二百抬官聘，整整齐齐一路行。大炮三声临尹府，风飘彩幔启中门。至亲父子同迎接，排香案，望北三呼谢了恩。聘礼排开三十桌，金辉碧耀果奇珍。九宫八卦娘娘服，地里山河国母裙。龙凤珠冠明灿灿，双龙宝带亮晶晶。千端彩缎千端锦，万两黄金万两银。绣袍花袖层叠叠，金钗玉钟摆纷纷。果然富贵惟天子，聘礼真教值连城。款待钦差重复命，王亲国戚共趋庭。谢恩又拜元天子，年少君王大喜忻。口口只呼皇国丈，声声惟叫老王亲。亭山父子连名稟，谢过恩时退午门。天子散朝归正院，呼人铺设洞房门。雕窗画槛真幽静，绣幔珠帘尽换新。只为未更刘后榻，朝廷怒谴内官们。恐防不利新王后，另换



再

生

缘

龙床入寝门。铺设诸般亲御点，良期一到要成婚。时逢十五黄昏晚，元天子，端坐宫中下玉音。

啊掌官内监何在？今夜子牌时分，整备銮仪。丑牌时分，着宫娥二十四人，内监三十六人，羽林军二百名，护送金根玉辂车。尔捧中宫宝印，同往武宪王府内，迎娶正宫娘娘入宫。掌官内监好慌忙，圣旨飞传出苑墙。天子光辉先整备，要迎王后入昭阳。诸宫妃子同梳洗，各院宫娥另扮妆。个个珠冠垂络索，人人玉佩响锵锵。满宫绛烛摇罗幌，合殿春风透洞房。候驾嫔妃齐等接，迎亲彩女共梳妆。临宝镜，坐纱窗，笑语低低对烛光。抹粉涂脂匀玉面，插花点翠共宫妆。梳梳洗洗三更时，已听宫钟撞得忙。

啊唷，宫姐们，可曾梳洗完了？阳楼钟声已动，就要起身接娘娘去了。一班宫女应声连，斜插花枝掠翠环。叩别君王和太后，齐齐出了正宫前。外厢銮驾皆齐备，随了钦差众内官。后宰门前乘御马，教坊乐起就行前。只见那，捧印宫官挂彩袍，肩披丈二大红绡。飞鞭乍挽人方至，锦辔斜牵马已跑。念四宫娥随凤辇，人人端坐在鞍鞒。金花交抹芳容冶，翠髻双披凤髻高。这一个，玉手偏斜扶凤辇；那一个，丝鞭斜拂展奁绡。居中高盖漫天帐，一百军兵守护牢。千苑宫灯映宝扇，一轮夜月照花袍。銮仪方出天将晓，画鼓咚咚五下敲。早见那，九卿六部与三台，催动飞驹就地来。郦相单马扬鞭到，梁公按辔四蹄开。从西又至龙图阁，两位天媒左右排。一众大臣迎帝后，合班鼓乐奏康哉。漫天锦帐飘飘扯，遥向那，武宪王爷寓内来。

话说这一边武宪王寓内，搭十里彩棚，点通街灯火。贺喜诸人员，齐穿吉服。走差仆从，个个披红。三更时分，长华小姐临镜梳妆。十五日已将一切妆奁发入宫中，女侯亦开过脸了。这一夜，就要冠带相候内府迎婚。长华小姐临纱窗，照镜梳头换内妆。九凤珠冠王后服，双龙宝带内家藏。光闪闪，花团锦簇端严



貌；冶鲜鲜，玉裹金围富贵妆。香飘飘，九宫八卦龙衫罩；珮珊珊，山河地里凤裙扬。更衣已毕行莲步，宫姬们，簇拥娘娘上画堂。

话说喜娘娘簇拥王后出来，拜见了舅父舅母，方别一别自己的爹娘。娘娘凤履踏毡行，举步鸾绡欲跪尘。武宪王爷夫与妇，一齐挽住嘱亲生。亭山洒泪传良语，尹氏含悲启绛唇。今日娇儿承帝宠，百凡谨慎侍明君。承欢太后加忠孝，悦服嫔妃用厚恩。不可严威刑内侍，必须善眼视宫人。君恩当比天恩厚，后量当知似海深。处公有理称名见，待下无骄出美名。齐体紫官宜养俭，既同皇极要修身。宫规不比军规论，外助何如内助行。儿若果能称哲后，爹娘无愧做皇亲。曾闻刘氏能柔顺，太后生欢帝尽心。她出奸臣宜若此，你循忠孝更须能。若然仍使将军性，只说你，久住荒山似绿林。果得胜如刘国母，方算是，忠良门弟旧家声。娇儿即此宫中去，全仗你，自择良名与恶名。言讫一齐双手抱，泪如雨下放悲声。长华小姐心凄切，彩袖遮容叫二亲。

啊唷爹娘呀！才得团圆又别离，愿亲珍重自身躯。女儿已是难全孝，敢把门风再正齐。天子皇恩深感戴，爹娘严命尽凭依。从今一人深宫去，我只愿，堂上椿萱白首齐。王后言完声哽咽，回身又与弟分离。

啊唷贤弟呀！奴与你，月华良久共临盆，相守相依十五春。双习刀戈双走马，同观战策共谈兵。皆因故里皆遭难，齐下朝鲜救父亲。患难同胞人世少，团圆一月又相分。今朝愚姊宫中去，侍奉高堂要托君。不敢劝君婚继室，还当早纳小夫人。庭阶玉树芝兰盛，堂上慈颜笑启唇。稍有愁烦看令子，好于闲暇弄贤孙。尔如守义凄凉过，父母尊前怎放心？只此一言相嘱咐，家中大事尔调停。

咳！贤弟呀，尔受荣封忠孝王，必当正色立朝纲。虽然有姊为君后，难把私心惑帝王。贤弟果能无一失，长华也，好为良佐



再

生

缘

掌朝纲。从今相别宫中去，但愿那，忠孝之名永不伤。王后言完扶弟泣，东平千岁跪娘娘。

微臣知道，谢娘娘教训之恩。少华幼小共追随，得到朝鲜救父回。奏凯归来无几日，娘娘又要入宫闹。刘门榜样今犹在，臣岂敢，复踏前人一辙为。侍奉爹娘当竭力，调停家务仅依随。娘娘稳坐昭阳殿，臣定把，忠孝声名万古垂。千岁言完行礼毕，放声恸哭泪珠挥。长华又扯奇英伯，款吐莺声说一回。母女过山蒙搭救，至于今日得光辉。君恩召立昭阳后，一旦相辞入内帏。父母尊前无一女，倒凭贤姊每相随。他时婚嫁平江府，也须当，便路归宁转几回。眷属深恩奴未报，螟蛉大孝尔堪为。果然堂上双欢悦，我就是，深锁王宫也放眉。皇甫娘娘言讫恸，奇英女伯好伤悲。倒身伏在尘埃地，玉手相扶痛泪淋。

是，臣敢不遵娘娘旨？娘娘千岁坐中宫，干父干娘妾侍从。且有东平君在此，自然舞彩动春风。同盟姐妹今朝拆，明日当来贺正宫。言讫合堂齐痛哭，一声声，如飞传报乱哄哄。

启千岁王纪娘娘知道：已有二百羽林三十六名内监护送金根玉辂车，并有二十四宫娥一同到府恭迎，要请王后娘娘速登宝辇。一片声音喊得高，外边已进众多娇。这一个，宫妆内扮仪容美；那一个，玉貌朱唇体态饶。这一个，命妇尊前单膝跪；那一个，王侯驾下半弯腰。回身见了昭阳后，忙忙地，叩首三呼奏事苗。

启王后娘娘的御驾，奴婢们奉万岁爷圣旨，扶辇相迎接。请娘娘先拜印，后乘辇，即此回归宫内。皇甫娘娘掩泪痕，新莺低转叫平身。片时一派笙箫起，催促新人早起身。廿四宫人齐簇拥，画堂扶下母仪人。王妃国丈同随后，合府齐齐跪送行。风荡荡，远远乍擎双宝扇；亮堂堂，沉沉初举大官灯。声细细，御乐齐鸣天似响；影娟娟，宫花攒捧袖如云。后堂拥出中宫后，内侍随班跪在厅。

第三十二回 娶皇妃更联美眷



陈寅恪评：但外廊营旧宅实是再生缘发祥之所，故为最有价值之地，盖端生撰再生缘自第一卷至第八卷即自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皆在北京外廊营旧宅。（编者按；以下省略）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追忆闺中幼稚年”及“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虽似指登州同知官舍而言，然“红杏高槐”乃北方所常见，本非限于一地，若视作描绘外廊营旧宅之语，则于久客长安，习知城南坊宅情况之人，更觉端生此言，亲切有味，亦不必过泥至认为止可适用于牟子旧邦（再生缘第一四卷第五六回末节云：“锦绮妆成牟子国”）景物之描写也。（《论再生缘》）

郭沫若评：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妖术等的非现实的成份，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订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木耳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四年），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九四年），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再生缘》前十



再

生

缘

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诗曰：靖国功成拜列侯，江陵女爵德全优。

天颜咫尺恩深眷，贞静幽闲配冕旒。

话说廿四名宫女拥出娘娘，早有堂官内都监统率一众官官一齐跪倒，把龙盘绣袱中包着的金螭虎纽、中宫玉玺献将上来。两个迎亲的彩女跪了一跪，恭恭敬敬奉上娘娘。王后端然接过来，退行七步跪尘埃。金莲软踏在红毡，玉印高擎翠袖抬。顿首三呼朝北阙，谢恩已毕起身来。仍将宝玺交宫女，相递钦差内监怀。拜印完时王后出，掌官官，一声吆喝就分排。

呀！教坊奏乐，内监抬车，娘娘就此起驾。一声传唤应齐齐，抬入金根玉辂车。顷刻大张红锦帐，闲人回避不能窥。宫娥忙乱扶王后，内侍来伺枕凤舆。皇甫娘娘登了辇，教坊司，大吹音乐起香车。只见那，仙乐三吹放正门，金根宝辇在中行。宫官脂粉明霞彩，曲曲黄罗阵阵云。六部九卿行国礼，宫娥内监叫平身。一声起驾街则静，十里花棚浩浩行。御乐飘音轻缥缈，宣灯照道影沉沉。娘娘端坐漫天帐，点首嗟吁三两声。

咳！这是祖宗的余德，天子的洪恩。江陵归梦果无差，今日承恩侍翠华。傅倡岂于山寨内，姻缘却在帝王家。可奇可幸还可喜，奴定把，贤后之名万古夸。皇甫娘娘心暗想，春风映面泛桃花。寅牌时候銮车到，掌堂官，捧宝先行奉翠华。

启万岁王爷得知：娘娘迎到，乞圣旨定夺。风流帝主面含春，圣旨飞宣新贵人。皇甫娘娘随召入，宫妃簇拥谒金门。上阶先用君臣礼，红锦兜头跪在尘。天子心欢忙下座，亲提翠袖叫平身。中宫王后方才起，香案排齐奏一声。

启万岁爷，早参天地，卯刻良辰到了。君王含笑正龙袍，相共娘娘立一毡。拜过天来参过地，王爷国母对相交。报声太后娘娘至，帝主欣然欠体邀。太后下车升玉殿，慈颜大悦赞声高。

啊唷妙呀！好一对夫妻！君王与后一齐参，玉珮锵锵展拜



前。太后娘娘心内喜，亲身下座就相换。连称难得偕佳偶，愿官家，夫妇相和一百年。见了上官王太后，又来各院众红颜。但见那，珍珠帘珮叮当响，似玉如花跪几行。宛转莺声呼万岁，飞扬凤袂拜娘娘。新婚帝后同传免，彩女宫官入唱将。合殿拜完音乐起，笙歌相送入昭阳。坐床撤帐挑红锦，合卺交杯捧玉觞。婚礼行完天子出，传呼赐宴孟和梁。二公谢圣方才转，已见那，宫树朦胧送夕阳。

却说其时天色已晚，元主在万寿宫陪侍太后。皇甫娘娘坐于红罗帐内，有那一班宫娥彩女侍立两旁。一自娘娘依凤帏，人人举目暗偷窥。尽言胜似刘皇后，独占宫花第一魁。王后端然床上坐，想一想，省亲大礼却须为。

啊，众妃子，可为我在前引道，往万寿宫省亲。众妃应诺在前行，低唤宫人快秉灯。王后起来先正袂，丁丁环珮下宫门。两班彩女擎龙扇，各院宫娥款凤裙。一到上官快入奏，诸妃扶后就升庭。娘娘进步忙行礼，垂袖低低说省昏。在侧君王心内喜，居中太后口含春。和容悦色忙扶起，连叫中宫快起身。皇甫娘娘方礼毕，中宫取椅设西横。宫娥回首一移去，面对王爷太妄尊。语罢殷勤先告罪，这娘娘，鸾绡一欠坐花墩。君王含笑深怜爱，太后含欢亦赞称。

啊，官家，这乃新王后的敬君大礼。风流天子应声知，太后欣然出训辞。皇甫娘娘忙坐近，老太后，慈颜不喜备言之。中宫呀，尔本闺中一俊英，全忠全孝有声名。如今敕立昭阳后，须得般般据理行。外助何能如内佐，宫帏不比在军营。莫存私见偏亲族，须把良言劝主君。休恃朝廷宜守礼，母仪天下要修身。当年刘后多仁政，今日中宫须美名。阴德盛时无月蚀，乾坤感化见分明。尔如效得贞观后，皇甫门楣即长新。太后言完三太息，中宫听训说尊行。于时王后称安置，圣上轻车就转行。一众嫔妃齐送到，娘娘回首便开声，



再

生

缘

啊，贵妃们，回宫去罢。一众娇娥即下廊，各回宫院不须详。娘娘步入昭阳殿，宫女围随进洞房。忽报一声鸾驾至，中宫含愧接君王。纱灯一闪开宫扇，天子离车竟进房。喜色相扶新国后，幽情转念旧昭阳。

咳！刘后呀！可怜去岁尔亡身，过眼昭阳又一春。今日公然更气象，洞房花烛唤新人。风流天子心悲喜，扶起娘娘入寝门。宫女下帘呈细茗，君王未寝且消停。只见那，寝宫富贵好春光，烛影分红上绿窗。王后坐于龙榻上，果然美丽不寻常。君王细把中宫看，美貌真称世绝双。但见她，珠冠低叩花容冶，宝带斜悬玉体妆。凤眼如凝秋水碧，蛾眉似画远山青。妖娆态度凭龙榻，端重姿容有凤章。比并胜于刘国后，为侍只许卫红妆。少年天子凝眸视，不觉观游在洞房。

啊唷妙呀！好一个新王后！朕躬幸得此婵娟，不枉为君在少年。可惜勇娥归别姓，不然也在朕躬前。深宫好梦连宵续，锦帐春风永夜欢。此夜先同王后卧，来朝再共后起眠。惜她已属江侯府，未许双花供御前。

咳！此之谓人心不足。已得倾城一女郎，何须再念那红妆。今宵立下新王后，朕必要，满月方离此洞房。元主暗思含笑问，御妻何不去浓妆？君臣此夕成夫妇，为甚么，冠带森严坐在床？王后闻言红粉面，玉躯微欠道端详。

陛下呀！臣妾叨恩立正宫，今惟敕命是依从。未得主上传宣过，如何敢，擅卸冠袍慢圣容？太后训言臣妾受，事君惟尽一心忠。少年天子心欢悦，笑执香尖叫正宫。

啊唷，寡人有幸得此贤德中宫。御妻就此卸珠冠，莫误良宵早早眠。明日寡人如晏起，朝中文武必多言。御妻速就巫山梦，免得朕，坐对良宵脉脉然。言讫含欢携玉手，娘娘立起就除冠。分开络索花容畔，卸下簪钗宝髻间。粉面映灯娇冶冶，春尖掠鬓影纤纤。浓妆一卸花冠现，元天子，笑视花容爱又怜。



妙呀，真不愧南威之貌，西子之容。君王言讫笑融融，手挽娘娘入幔中。花烛已消窗影暗，洞房初掩瑞香浓。鸳鸯并枕恩情重，龙凤罗帏欢爱同。万种幽情言不尽，一宵好梦乐无穷。于时帝后偕佳偶，早不觉，曙色当窗动晓风。

话说平明时候，皇后早起梳洗，已有宫女们齐齐伏侍。娘娘临镜正宫妆，翠黛轻描两道长。凤袄披来腰窈窕，龙裙系处步端详。更衣完毕催天子，帝主含欢下御床。少刻诸妃来进谒，娘娘命坐饮茶汤。问安太后俱完讫，圣驾离宫坐辇行。

话说天子驾临便殿，即有武宪王父子谢恩，并及诸大臣们上表恭贺。散朝之际，遂有皇甫夫人，带同卫勇娥、尹兰台一同进宫问候。只尹小姐牵挂着表姐，又要看看内院三宫，随了姑娘一同进来。一进金门玉户前，渐齐齐，排班立着等玉宣。宫娥内侍皆趋奉，太郡王妃口口连。同入昭阳忙启奏，掌宫官，倒身一跪近珠帘。

启万岁娘娘得知，外面有皇甫太郡王妃，奇英伯卫勇娥，及娘娘的表妹尹兰台，皆在宫门外候安，乞旨定夺。王后闻言未及云，少年天子面含春。既然太郡王姨至，召入昭阳正院门。内监应声忙下旨，尹良贞，当时引众进官门。王妃进里前行礼，女伯低头后见君。尹氏千金初面圣，她一般，扬尘舞蹈不心惊。九重帝后齐传免，宫女开帘向外迎。太郡王姨齐进殿，娘娘侧坐便抬身。笼翠袖，款湘裙，相见娘娘姊妹们。粉面微红娇带愧，回呼彩女设花墩。太郡兰台和女伯，一齐告罪坐西边。风流天子微含笑，龙目频观二美人。看过勇娥观尹氏，天颜微笑就开声。

啊表皇姨，尔与中宫道喜么？自家姐妹必情浓，今后何妨常入宫。后在内庭应气闷，此来骨肉可频逢。

王姨呀！尔和女伯进昭阳，好与中宫叙曲肠。姨等清姿非虢国，朕虽年少岂明皇。至亲理合频相会，常去常来也不妨。元帝成宗言讫笑，二佳人，羞红齐上雪腮边。朝廷略坐抬身起，王后



再

生

缘

殷勤送驾行。太郡正衣忙立起，上官又请老娘娘。赐茶留坐须更候，太后相同叙叙常。此处长华皇甫后，却同姊妹在昭阳。兰台小姐花墩坐，回视宫娥暗称赞。四壁无尘龙影动，门檐有彩凤飞翔。珠帘不卷千纹乱，宝鼎高排一缕香。大殿深深秋色暗，高宫迥迥午生凉。锦衣内侍排前院，翠袖宫娥列两行。东首九龙金角椅，高高宝位坐娘娘。果然宫内威仪大，气象鲜明出异常。小姐观瞻心暗赞，四眸低问卫红妆。此间谅必昭阳殿，未识何方是寝房？女伯点头忙启口，花容含笑叫娘娘。寝宫未知存何处，可许臣们看看房？皇后闻言微带笑，起身先向寝宫行。兰台女伯同随后，步入珠帘看细详。真是豪华佳摆设，果然富贵好风光。麒麟绣幔飘飘影，翡翠罗衾细细香。宝鼎高陈青玉案，金帷深锁碧纱窗。奇珍异物般般有，海树瑶瓶件件张。看罢齐齐称好景，果然富贵重君王。娘娘便令俱宽坐，自己消停倚御床。太后移时来正院，深宫围坐说衷肠。王妃执着中宫手，附耳低低细问详。昨日进宫安逸否，诸妃可肯敬昭阳？君王应在中宫歇，情性评来良不良？王后听言红了面，莺声微吐告萱堂。细将昨日如何事，俏语低低诉与娘。又道君王情性好，量来容易掌昭阳。王妃点首连称是，母女谈心坐御床。少刻殿中筵席上，宫娥笑请饮羹汤。王妃宴罢辞君后，卫女兰台也起将。帝命中宫须异宝，赐与那，勇娥尹女二娇妆。于时太郡王妃出，从此后，天子风流恋洞房。

却说元天子自从纳了中宫，实十分欢悦，也顾不得有疏朝政了。新婚十日不离宫，夜夜风流意更浓。常在宫帏寻雅趣，每题诗句赞花容。围棋对着倾珠酒，琴瑟相和倚玉龙。朝罢惟传临正院，夜阑全不宿偏宫。诸姬侧立微含怒，也只为，刘后当年一样同。天子少年惟恋恋，娘娘不悦失欢容。曾思虽受君王宠，论理还应谏圣躬。要学长孙贤后德，殷勤操守在深宫。娘娘主意安排定，专候乘机谏帝王。正在心中来暗想，内宫早报驾临宫。

却说娘娘正在踌躇，忽报万岁爷到，皇甫后忙把治妆收下，